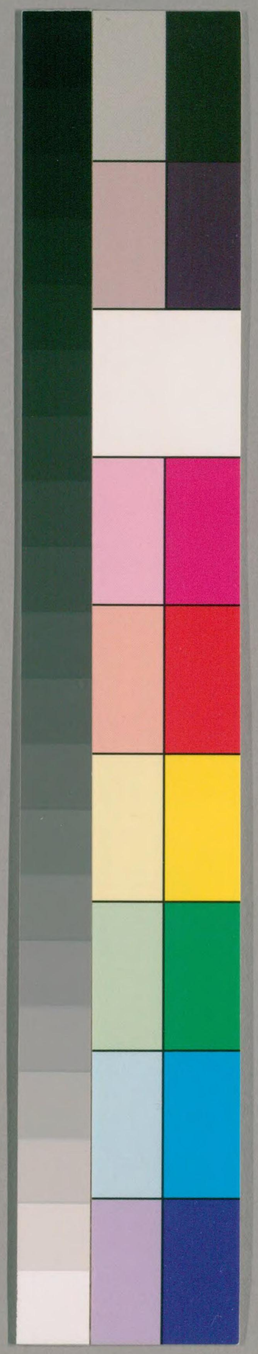
839
8
12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後編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帝國圖書館藏

先哲叢談後編卷之五

信濃　東條耕子藏著

曹山文庫
根岸信輔氏書籍
三餘圭院

莊子謙

名允益字子謙以字行通稱平五郎莊田氏自修爲莊江戸人仕于臼杵侯

子謙之先越後城氏之族建久中曰莊田次郎者爲源右府頼朝所喪其子孫播遷所在無聞至父立允始以文學與醫術仕于水府支封某侯有故致爲臣而去後仕于臼杵娶田中氏生子謙於江戸子謙髫齓喪父母爲叔父宗伯所鞠養無幾移居臼杵遂爲臼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後編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杵人。故自稱豊後人。

子謙少而好學。晝夜不釋卷。叔父深奇愛之。令遊學平安。數年而歸。臼杵侯舉爲儒官。專修宋儒之說。後從侯駕來江戸。嘗見服南郭大服其學術。盡棄舊習。學于修辭。嘗歲三十餘也云。

子謙自少壯好遊。足跡遍于關左。嘗以寛保元年七月登富嶽。遂有芙蓉記行之作。其文簡奥。所謂古文辭者。我邦近來所稱也。服南郭餘熊耳大賞之。以爲得李濟南骨髓。門人刋行於世。後鏤板罹于火。其書傳者甚稀矣。

或謂子謙作芙蓉記而暴殁矣。余得臼杵藤井士成所藏芙蓉記讀之。其登嶽在辛酉歲七月。其作記有八月九月交矣。且子謙殁在寶曆甲戌。自辛酉至甲戌中間十四年。豈謂作記而暴殁乎哉。葛城英堂人物志云。子謙作芙蓉記。闡發其嶄巖崚嶒之狀於文辭間。洩千古之秘奥。得罪於嶽神而暴殁。人皆謂受之山靈之崇矣。江北海詩史云。子謙負才好奇。曾登富嶽。凡民庶上之者。必齊戒嚫素而後敢上。且相戒不許語山中事蹟。子謙作其記。始漏造化之秘。亡幾暴卒。世人以爲得罪嶽神云。要之斯言出自妬忌子謙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後編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者之口。素非實事。二家誤信之。均是無譽之談也。余爲之聊辨其誣妄耳。

子謙資性謙讓。挹遜下人。雖門人子弟。不欲以師道遇之。芙蕖社諸子。以文章歌詩。振揚一時者。各以接簡操觚之徒。自處。動輒睥睨世人。有往往以此得罪名教者。子謙與鵜士寧。臭味相同。恆避文士之鋒焰。故於社中。此二人無所謂號者。士寧則以居本莊人呼。本莊先生。子謙則以居新橋邸人呼。新橋先生。或以其藩封在豐後臼杵城。又呼豐城先生。遂無爲自號者矣。

臼杵侯封境松崎阜。在于其城西。家野邑有大江於此。曰家野川。連年洪水。又螟螣入境。元文中自戊午歲至庚申。野無青草。闔州大飢。侯發倉賑濟。又使子謙主祀事。築壇松崎。齊戒合祀大禹后稷于其土。子謙主祀事。築壇松崎。齊戒三日。大祈豐熟。至于翌年。穀穰均登。遂建禹稷合祀碑。記之始末。春秋使有司致祭祀。至於今而不絕。自厥以降。永無洪螟之憂矣云。

子謙以寶歷四年甲戌三月十一日。歿于江戶。享歲五十八。葬于高輪妙福寺。私謚文恭。所著有春秋世系十三卷。芙蕖記行一卷。豐城集十卷。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後編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先君子黙齋先生。曾與芝汶嶺。編輯文藝傳。評慶元以降各家文章。而品隲差等。其書稿本罹於文化丙寅火無有副本。頃得評修辭者一條於故紙中。附載於此。其言曰。余得豊城集閲之。其文章宜與鵜士寧於赤羽社中同馳騁矣。近時護園學不振。世皆知奉崇韓柳歐蘇。棄置何李李王。可謂知見開一般。然何李李王在當時。以其所見。各成一家。不得盡謂之文體贅疣。故今於我邦修辭家。竊定甲乙。得一十有五人。物徂來開祖大宗師。不容觜於此。第上等則藤東野釋大潮宇明霞縣周南餘熊耳。中等則服南郭平金華板帆邱武梅龍東藍田。下等則湯常山莊子謙鵜士寧龍鶴臺崎淡園其餘若齊静齋管甘谷越雲夢野東皐江南溟龜道載等。未得其全集而讀之。姑置焉。

稲葉迂齋

名正義初名通經號迂齋通稱十五郎後改十左衛門江戸人仕于唐津侯

迂齋越智氏。其先伊豫人。曩祖河野四郎通信。以武功屢顯于鎌倉源幕府時。六世祖伊豫守良通。又作通朝初領美濃稲葉山城。因稱稲葉氏。織田右府之時。以佐

命功叙従四位任侍従薙髪曰伊豫人道一鐵齋其第三子但馬守直政奉仕　神祖駿府賜一萬石濃州曾根城其第三子稱兵庫者爲麾下士山本喜兵衛所養胃其氏仕于尾府兵庫第三子名正長稱十太夫者始出仕古河侯土井大炊頭利勝娶杉山氏生二子長正春季正則稱五郎左衛門則迂齋父也兄弟共仕佐倉正則後贅婿大番騎士鈴木源五左衛門政重家因胃其氏以補先職妻乃政重女生三男一女以貞享元年甲子九月十七日生迂齋麻布六本街家矣迂齋其第三子也云

迂齋十三歳始見三宅尚齋門人三木信成者與之談近世武弁戰功聞聖賢之道不可不學嚮注道義與淺見網齋門人伴部安崇赤井直義講究經義承其教導後師事佐藤直方其及學成名顯至于耆老畏敬二子猶其初年賀之禮伏臘之儀輸寫欵誠不減總角時遂終二子歿未嘗絶焉常曰我爲是二子學業成就焉

迂齋嘗以家貧生計難保親舊勸以出贅他家峻拒不應銳意求仕年二十四聞戸田氏利若狹守祿七千石官爲大番將好士客於其邸後直方薦之唐津侯利實土井大炊頭利勝之

玄孫謂侯曰此生官途不歷胸次百事皆依僕指揮更不問俸多寡雖伉節無驚世至其清廉誰敢出於此右侯喜徵爲儒官以其父祖故與俸二十五口班比上士時正德五年乙未四月迂齋歲三十二其後屢加增至祿二百石云

迂齋父正則自冒他姓舊稱鈴木氏至其解褐侯國屢請復本姓於其家長而家長親戚皆謂與父兄宗家異其稱呼殆似不可遂未果後享保辛丑冬固請歸復本姓自是稱稻葉氏

迂齋居喪能盡其禮寶永四年丁亥母氏歿享保四年己亥師佐藤直方歿同五年庚子父正則歿元文元年丙辰唐津侯利實卒同三年戊午伯兄端齋歿延享元年甲子唐津侯利延卒寛延元年戊辰妹歿寶曆六年丙子妻武井氏歿前後皆服其喪寶曆十年庚辰叔兄圓齋歿身以在病牀不執喪其餘皆能從禮制矣

迂齋從侯駕之唐津有文學合田敬勝者其人資性疏放不修邊幅頗有狂狷之風唐津侯欽其性格異於衆寵遇優渥敬勝議藩政陳利害又屢言請自隗始之意而其士大夫妬疾睚眦羈旅新召之臣輒動衆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後編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擢用舉効以其僭越不遜謗誹舊典侯將放逐之迂齋諫侯曰君於人者黜陟褒貶衆所具瞻敬勝清狂放誕而少威望不可以任政事而已欲用之殆似不明又加恩賜無年將以逐之頗涉苛刻且此輩及諸臣麁妄輕卒以至此耳何可罪之耶侯感悟而罷其逐矣

山崎洖諸儒維持禮法處人甚嚴若淺見網齋三宅尚齋嚴排胃他姓不少假故入其門先有胃異姓者必以歸復本姓爲學中第一之急務其立志之確雖似可貴蓋於吾邦習俗殆若不察省時勢之緩急與世變之處置者自達士論之不免其狹隘局量之譏迂齋初年著再嫁說養子論辨駁之洖從師說至晚年大異其趣不求備於人婦女再嫁者士夫出贅者惡之不至已甚矣

迂齋平生舍短取長略細過而揚巨節矣若山宮維深（字仲淵號江戸人）學雖未醇而一世尤物也又若唐崎彦明（名欽以字行安藝人）德雖未熟而一時英才也二人高簡倨傲輕蔑諸儒自視甚高及見迂齋皆屈節敬服其爲人有寬厚之風也後執弟子禮師事之焉後數年而維深死變諸儒醜焉不顧迂齋奔走弔其妻子焉彦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後編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明被逐。諸友棄焉不訪。迂齋賙卹賑其窮迫焉。其洪量寛容。率皆斯類。

迂齋雖有微恙。不服藥餌。自以謂良醫不醫。故夏葛冬裘。飢食渴飲。少嗜欲定心氣。是皆吾方劑矣。

迂齋至晩年。山崎派諸儒先輩皆凋落盡。其以直方高足弟子。獨存於世。推奉其學者。無不仰慕。秋月侯長清。黒田甲斐守 秋田侯義明。從四位下侍從佐竹右京大夫 阿波侯重喜。從四位下侍從松平阿波守 龜田侯隆韶。岩城河内守 佐貫侯正興。阿部山城守 岩村田侯正弼。内藤美濃守 村松侯直堯。堀丹後守 大田喜侯正温。松平備前守 上浦侯篤直。土屋能登守 長嶋侯正孝。

増山對馬守 新發田侯直範。溝口主膳正 等。親造迂齋家。執弟子禮。就中館林侯武雅。松平肥前守 尤信其道。封境政刑。盡待迂齋可否而行焉。又其君唐津侯。遇以賓師禮。其每歸城。必遺近習一人。告之期而後發焉。又召之邸。必賜轎輿迎送之。極致慇懃。蓋近世以儒仕于侯國者。優遇恩禮。前後所未曾有也。其德義可以想視矣。

迂齋自生麻布。歳二十四寓于三田戸田氏邸。三十二仕于唐津。居其鍛冶橋邸十年。又出邸居于本材木街一年。後卜築濱街道士井。居之三十五年。以寶暦

十年庚辰十一月十日歿享年七十七葬于駒籠吉祥山龍光寺域中娶武井氏生二男伯正直稱鐵次郎叔正信稱又三郎能繼家學云

迂齋嘗以其師說著一書辯駁伊藤堀河名曰初學蓁蕪辨又憂物赤城以修辭鼓扇後進欲著論而招擊之一見唐崎彦明著辨道斷論誹詆斥議無復遺蘊終以閣筆其餘所著有文集正編十卷全續編四卷全別集附錄各一卷雜稿三卷和書集五卷學話二十八卷全附錄十卷

長阪圓陵

名黒肱字督人號圓陵子通稱平介上州人仕于高崎侯

圓陵之父辰春通稱平六爲高崎侯大夫七世祖長阪宗成者與鳥井彦右衛門尉元忠同戰死于伏見城宗成生宗勝宗勝生宗辰宗辰仕于濱松侯信祝松平伊豆守後移封參州吉田城時生宗長及高崎侯輝貞從四位侍從松平右京大夫始以叔父別爲次房分封宗長以本宗附臣來爲高崎大夫生辰春辰春襲職娶齊藤氏生圓陵於高崎後來江戸居本鄉九山邸故自號圓陵云

圓陵十歲時九山邸中有狐狸之祟比隣樹木爲之發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後編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十四葬于牛門寶泉寺所著有圓陵子二卷及遺稿三卷

元淡淵

名維寧字文邦號淡淵通稱曾七郎中西氏三州人仕于尾藩芋生竹腰氏

淡淵之父曰福尾莊右衛門娶奥平氏生淡淵於三州舉母邑後仕尾藩爲中軍騎士隸竹腰氏麾下其家宰中西曾兵衛者請養淡淵以爲嗣子於莊右衛門是故就贅冒中西氏移居芋生食祿二百石中西氏原三州秋元氏庶族故修爲元於文事稱之云

先哲叢談後編五　淡淵　十

先夜行者皆恐怖之圓陵嬉戲之間指揮群兒搜索其巢窟積枯蘆於穴前燒之煙氣入窟中自是而後其祟自消云

圓陵十一歲始讀楠三代記忻然有慕楠子父子之心自知不可不學古賢前言往行請其父習句讀鄉先生三年而誦讀既遍頗能屬文服南郭嘗見驚嘆曰此子有八面受敵之才

圓陵若冠之後追慕物護園復古業從餘熊耳學名稍著於藝苑自欲以文學振揚一世手不釋卷勉苦爲病以寶曆十年庚辰七月二十六日歿于家歲僅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後編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淡淵童齔時韓使過尾府行道比屋張帷視之其正使書記姜耕牧見淡淵止輿謂譯士曰稠人廣坐中視兒容貌甚有異相必以文學有令名與筆墨而去其言果兆

淡淵若冠志學好坐暗室雖白晝閉戶僅照容光讀書夜對燈檠每至鷄鳴隱几坐睡以爲平生竟無就寢家人皆異之

淡淵及二十歲比身長六尺手垂過膝資性溫和動止縝重自有高貴府文學木蘭皐名希聲字實聞稱云亮節威望足以敦天下之鄙

淡淵始在芋生教授生徒至歲三十弟子日進遊于門者數十百人無幾又來尾府以寬延庚午春從其君竹腰氏來江戶竹腰氏邸在赤坂門外淡淵寓于邸官舍來請業者靡々不已遂命出邸寓居都下博教授四方之士賜與費銀於是乎卜築講堂於芝三嶋街曰叢桂社竹腰氏有事則使有司就之咨問非有朝制議政之類不敢召召必以駕恩遇甚厚四方之士嚮風輻湊其聲聞於時云

淡淵學無所授受其講經不拘漢宋而別新古從人所求或用漢唐傳疏或用宋明註解蓋以仁齋徂徠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後編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摘漢宋取舍其間謗議先儒爲不知己量者常謂曰聖人之道不在於學問深淺全在成德育才盡其器用耳

或問曰某經孰據淡淵苍曰從子所信闕子所疑其於微言遺旨吾未知孰得孰失矣不如各得其所得以施之人而有稗益則雖不中而不遠矣何必執一近世諸老動輒曰某說得道某論失理皆自以爲知孔孟之意吾未能信之

淡淵敦厚沈默與人不競交遊極寡雖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辭莫見之恒以名節勵人其涵濡之化自然及於門人其育才養德不懸其所言若南宮大湫溫籍風猷伊藤冠峰信誼直諒紀平洲篤學謹行河天門捷敏廉節飛圭洲雅量淹通鷲東柯博綜練達皆所不易得也迥異於世儒偏以文藝鼓動後進者

淡淵寓郡中時同僚之人來告其歸其人恃寵專權淡淵以磁盃十枚賺之取一枚毀破之與曰虧盈之形也其人愕然未言曰且與使隅竟奇也不若使奇待隅其人感謝後自抑遜能慎其身終身不取敗云

淡淵常有人親病者必自訪之嘗有親病者其身病臥床時紀平洲寓在塾使之代訪及問其狀答曰審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後編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之家人其病不重淡淵謝曰吾知病輕宜使奴訪之不思勞子趾其後聞病又厚平洲請復代往乃使之訪端座至曉待其歸始釋褌矣

淡淵家奴權八者舊逐數主不遑席暖及仕于淡淵二十餘年於此未嘗訴苦一日泣立厨下家人問故曰主公未嘗疾言今日爲我疾言罪當逐耳家人驚宥之淡淵曰修離使用竹反見其用木故疾呼將使換之彼以爲怒乎家人以其言喻之奴感悟及淡淵歿遺言與之金五兩還其鄉里奴不堪悲歎涕泣之餘自剃髮爲僧還鄉修其冥福云

淡淵病痰飲至病篤使弟子扶持之隱几尚不輟講知將不起舉所筆著數本使悉燒之弟子皆惜之乃曰未定書也恐誤後世僅以文集十三卷屬之紀平洲遂以寶曆二年壬申七月十五日歿于芝三嶋街寓居歲四十四葬于三緣山中瑞華院弟子多服心喪竹腰氏深悼之使有司護送其葬車又厚撫子弟寓于塾者數有金帛之賜

淡淵之妻其義父曾兵衛女頗讀書屬文又有婦行生一女竹腰氏命以大田其要其女胄中西氏襲祿其家至今存云

高暘谷

名彝字君秉號暘谷通稱忠藏渡邊氏本姓高階氏故於文事自單修爲高長崎人

暘谷之義父名寛字春菴號半窗以善華音擢爲譯士嘗從西溟釋大潮學詩自負奇氣以主盟詞壇爲期遂以歌詩名于閭閻寛延中遊平安與諸名士交稱譽於縉紳之間聲價顯於世與赤石梁蛻巖同其歌行近體之氣格人呼謂高無二謂無二人矣

伏見龍草廬在于平安以歌詩名於時嘗邂逅暘谷讀其所作絺交行古詩歎曰典雅整密高華綺縟不在井白石服南郭等之下暘谷又推載草廬其才情高永豐藻富贍以爲當今第一之人物而相互甘心其不可企及激賞不置後暘谷歸崎屢稱草廬爲人播布其名草廬亦屢譽暘谷爲人賣其聲價隔居東西相謀煽惑後進識者皆笑其虚揑呈露

暘谷講說平安六年而歸崎後又屢來屢往當時高名之士若江北海清濬卿皆賞譽暘谷精於歌詩其業行於時先是以文藝名於崎者雖有數十人於歌詩文章不遠及此嘗結詩社曰瓊浦芙蓉詩社其聲振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後編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遠邇
暘谷著詩鈔二卷請批評清人沈漁石南京人屢
從互市商舶來於崎者也嘗稱暘谷詩曰我中國王
漁洋施愚山外難爲之伍矣
暘谷自負聲譽欲與華夏通爲贈金帛屬之譯士與清
商抗人錢尚二子謀鄭重苦諭二商僉謂熙朝有沈
歸愚先生者公斐藻麗逸起翰林學士累遷禮部尚
書今爲參政是以延譽公卿間聲振朝野顯寵亦異
於衆文學之士雖多滿朝咸不能泪焉吾濟小人幸
蒙不棄承知遇於門下歸到于沈公乃通慇懃以告

按吳中七子王鳴盛字鳳喈吳泰來字企晉王昶字德甫錢大昕字曉徵曹仁虎字來殷

之故公喜必致報此事賤商別有理會請莫作念而
許諾暘谷大喜準備幣帛調撥丁寧且附一封書及
詩五章請作其暘谷詩稿序又別以寄贈吳中七子
詩皆托之二商以金銅絹紬類二商詎賺若
實運舶帆海盡數而還豈是丁丑歲正月我寶曆七
年彼乾隆二十二年也二商相謀促裝登程使節儀
從至於北京以暘谷爲侯伯執政者僞日本高公使
信遂至于沈氏奉幣帛及書筒待答客館沈氏竊覽
其書及詩其文曰彝資性愚劣罔攸知識賤齡三十
四其學未立竊不自量嘵々慕古人立言之志以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後編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士生今之世非文辭不以爲功矣嘗讀夫子所撰古詩源唐明詩別裁七子詩選等書未嘗不中吾心也其採擷簡嚴其評論確當毫無偏黨風雅之則於是乎立夫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苟非崛起一代主盟斯道者夫焉若斯乎噫微夫子其長夜乃曙西顧怒若調饑乃陳固陋之說敢瀆函丈竊惟兩漢之詩神奇渾樸極天巧奪人致乃煌々乎風雅頌之遺聲乎變于魏晉衰于六朝以至于唐則古詩亡矣若夫唐之創體王楊玉振沈宋金聲王之秀李之神岑之華李杜集而大成焉組織之麗琢磨之妙視千古而無偶者爲是極盛耶夫物盛極而即于衰自然之符也大變于元白下至宋元弊絶焉嗚呼詩有漢唐譬諸人倫有周孔鱗羽有麟鳳過此以往明人其傑也苟志復古自非以明人爲梯航惡可乎明詩劉高始振雅音吾攸適從者李何龍舉于前李王虎視于後此四家也者才氣雄鷙以修古自舉刻意漢唐之上莫之與京其餘英物連鏕方駕爭裂綺繡互擒華蔚郁乎盛矣彝夙以四家爲準則鑄心古範十有餘年未遑乎窺壺奥竊謂北地雄渾然不能諱其滓信陽麗則然不能諱其弱濟南矜貴然不能諱其複爺

州潤綽然不能諱其莽監戒前規以自警矣若夫萬
曆以後詩體屢變徐袁一興信而好古之義熄矣其
作格卑而氣弱傳薪乎宋元爰至竟陵漂鬼國其說
怪僻所謂野狐外道惑人者豈不懼乎彝攸疾者莫
虞山錢氏若焉斯人猶逢蠆乎妄見邪識力排斥歷
下輩推尊松圓爲一代詩老寃莫大焉夫松圓詩腐
而淺耳觀之徒蠅襲焉流毒于藝圃彝未嘗不扼捥
發噫也當此時否道斯極矣旨哉夫子之說詩也曰
詩有大端始則審宗旨繼則標風格終則辨神韻宗
旨者原于性情者也風格者本于氣骨者也神韻者

溢于才思之餘虛與委蛇而不留其迹者也三者具
而一歸自然嘗持此論以爲準的選古今之詩並皆
深造渾厚和平淵雅合言志永聲之旨而后止矣又
曰於洪永之詩刪其輕靡弘正嘉隆之詩汰其形似
萬曆天啓以下寥々焉雷同沿襲浮艷淫靡凡無當
美刺屏焉夫而后袁徐之纖靡除焉竟陵之怪僻黜
矣虞山之誣妄露矣言々破的字々秉衡其採擇之
精歷下雲間必當辟三舍耳可謂人傑首功也歟彝
故曰聒蟄爆聾拯一代之亂微夫子其長夜乎讀至
七子之詩諤然久之曰夫前者崛起後者代興不啻

同州郡各負韜世之量應感而起一旦互執鞭弭執
友之正娭雅之麗吹襟同懷令人艷然心醉其運用
也抽秘思騁妍辭音韻頓挫有金石之聲其取材也
除纖去濫結撰迥殊其力足以破冗腐也正始之音
復覩於茲是有大造于東吳也愉快何盡以僕寡見
清朝御宇文明之化被宇内有若漁洋綿津諸公數
十家其籍具在不爲不美然襲習於明季縦誕而不
克躑躅而不進獨南海屈翁山氏綺縟翩々它如李
漁氏侏儒俳優之音大害于詩教斯集一出撥亂反
正此其嚆矢其功偉矣夫雖是名山川之敝出天鍾

美其人乎實夫子木鐸之隆風被一代波及彝等者
夫子之餘也彝幸生諸公之世與聞盛事且慕其人
怒焉如擣豈以固陋默止耶恭呈野詩五章及呈七
子諸公七章拙稿五本伏祈夫子寛大之仁憫彝愚
悃不弃管蒯痛賜斧削塗抹郤示以匡不逮且賜夫
子及七子諸公中片言隻字冠玉其首弗啻朽篇生
光冀拜華袞之賜以慰饑渇之懐附驥而行斯族百
世而無疑矣惠孰大焉顧大君子之懿德彝雖愚陋
銘肝刻膽永矢弗諼暗投之怒幸勿大罪噫白雲在
天蒼波無極引領西望日月以冀萬里一槭神與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後編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馳伏惟冰鑒惶恐不宣其詩曰曾辭朱紱臥西湖玉
檻雕欄入畫圖明鏡天開波似練白銀界濶月懸珠
鵷鸞昔綴周宗伯鷗鷺長盟越大夫聞道湘靈能鼓
瑟天風定聽鳳鳴無浮世時棹具區煙花月清吟不
記年掌禮曾斑廊廟上著書還掛國門邊叨徵玄晏
先生序深愧中州傖父篇自是登龍珠履滿裹糧南
北走群賢凌雲獻賦動京華矯々雄才冨五車名屬
股肱逢聖伏職當喉舌寵天家弭毫夜直龍樓月扈
蹕朝陪鳳闕花一自掛冠耽逸隱茅鞵踏遍赤城霞
洞天三十六芙蓉林屋僊翁冰玉容寶籙誦來瑤草

按歸愚年譜乾隆二十三年戊寅八十六八月日本臣高彝海外寄書千有餘言湖詩學之源流詆諆錢牧齋持論不公而以予爲中正又贈詩五章願附弟子之列并欲乞獎借一言意非不誠然外夷不宜以文字通往還也因不答拒之師文衡山不以書畫予遠夷之意 甲

靜璿臺嘯處綵雲重彈丸日月驂朱鳳咳唾珠璣跨
白龍昨夜天風聞廣樂華胥國裡夢相逢瞿鑠中原
一老師輶軒採選國風詩參商遠隔勞神想夜夢西
飛謁鳳儀青鳥有情傳錦字美人無意報瓊枝名山
不許藏書去旗鼓方今震華夷沈氏讀了而不肯嘉
納乃使其屬吏卻幣帛及書筒曰朝家大典不可澳
涊上諭聖訓最禁私謁中國與日本大有界限必不
可通固不比朝鮮韃靼等屬國歲使國相貢方物汝
輩商估何故爲彼所私屬而來耶且日本貢使明世
既有舊例皇朝鼎新以後未嘗有貢使入于中國而

今竊通文書敢犯嚴憲愚賤無禮莫甚於此二商大恐不知所爲蒼皇失措廼收其幣帛書筒阿媚屬吏請懲芥過失固密其罪而去日夜期程狼狽迤邐歸于杭便計齟齬機會失所相與再謀其事有一老商曰龔生者近客於杭苦諭其故何弗屬之僞造其答日本人資性慤實易欺二商從之設席速龔生龔生保結之其餘學究五六輩亦皆相聚乃僞作沈氏答書和詩及吳中七子和韻詩數首又雇造各自書者戲慢讕辭相次書畢卷軸裱褙尤致耀麗二商大喜使龔生歷收幣帛以餘分與各人至其翌年又來于

崎傳致之暘谷暘谷得之再三拜跪不啻手舞足蹈其僞沈氏詩曰昭代聲華四表光國風十五大文章尚教人傑鍾暘谷猶遍歌謠譯越裳萬里銀濤飛錦字百篇玉戛奏笙簧元音自是盈天地酬唱相思嘆望洋大雅如林今古芳原無人不可登堂文鳴得似東西漢才調能勝中晩唐讀到君詩堪擊節誰言我論示周行多緣四海同心理渺々鍾情憶大方（七子詩及其文皆長不録於此）朝暮展玩手不釋之乃至以才調能勝中晩唐句篆刻造私印自謂吾才於我國曠古無有焉世人又益羨之其後數年沈氏詩鈔東渡其中詳載

暘谷邨所請之事。又互市商客。談錢尚二子詐僞崎人皆知其騙矣。釋元皓魯寮筆記。原東岳詩學新論。粗載其始末。指笑暘谷躬自滿假爲二商所欺惑矣。

暘谷以明和三年丙戌三月歿。年四十八。所著有五經音義補。樂府變。詠物詩雋。明七子詩續編。清七子詩選。瓊浦社草。暘谷詩稿等。

山脇東洋

名尚德字玄飛一字子樹號東洋。通稱道作後稱養壽院。叙法眼。平安人。給仕于　幕府。東洋之父曰清水東軒。丹波龜山人。學醫於山脇玄修。移居京師。娶駒井氏。生二子。伯卽東洋。叔敬長字源吾。玄修父玄心。爲東福皇后侍醫。叙法印。卒。玄修襲職。叙法眼。稱養壽院。所謂禁裏附御醫者也。嘗愛東洋爲人。將以其女要之。與東軒約之。時東洋十二三歲也云。

東洋七歲時。受諸經。句讀於渡邊葭谷。名雄字飛卿十三而能屬文。好作修辭。十八而父東軒歿。母駒井氏。性賢端正。頗能讀書。通曉大義。其帥二子嚴以義方。恒使讀書於樓上。捨其階梯。吃飯行厠外。不許下樓。故東洋與源吾。日夜憤勵。從事於學。玄修益奇愛之。享保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後編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丙午春苔請其母氏養子東洋胃山脇氏翌年丁未
九月玄修卒東洋襲職嘗年二十三
東洋後於山脇氏一時不以醫爲專門猶講經史教授子
弟左祖漢魏傳注辨駁宋儒心性說門人頗衆世呼
之儒醫當時若後藤艮山（名達字有成江戸人）香川秀菴（名修德字太沖播州人）香月牛山（名則眞字啓益筑前人）稻若水（名宣義字彰信江戸人）
等皆唱業於輦轂下稱之儒醫東洋與之交相與討
論發己所見諸家爲之皆吐舌稱其不可及
東洋初年喜性理說於其家學既覺唐後醫說可非者
多未能發一見旦暮六經涉獵百家三十以後自識
道有今古而技藝亦然一旦大有所開發斷然於儒
主漢魏古學於醫主張長沙勵精攻之醫術大通求
療請治者日相踵門名聲揚躍而滿海內一時俊傑
若吉益東洞永富獨嘯皆出自其傾瞎中而奬成其
業焉
東洋天資捷悟加旃以彊健貫串經史嘗在林東溟許
聞講史記畢後戲背誦始皇及項羽本紀不遺一
字又談及梅花暗誦梅花詩二百首東溟大感其強
記
東洋容貌傾哲眉目若畫甚有京樣嘗學擊劍而究其

奥故掌中多皸斑又好衣裝嚴猛有威容時人僉謂使東洋無武弁之氣習必與縉紳貴胃同自然有高貴難認其尊卑

東洋常謂近世諸子各出著述刋布於世不若翻刻彼國先修有益書以惠於後人嘗奉命校勘王燾外臺秘要四十卷刋行至今學醫者寶焉

東洋以寶曆甲戌歲請官解斬市者死屍觀其臟作文祭之明辨舊說著臟志按觀臟之舉宋有歐陽範五臟圖元有王好古臟說考於吾邦未曾有之者或難之曰醫爲仁術雖死屍屠之觀其腑臟毋寧甚乎

診脉察証投藥與劑有資而得效何必觀臟之爲東洋笑曰欲善其術不能講究不多端斯舉蓋出不得已不更與較壬午歲再請官又觀臟自是以後越前半井伯玄有臟覽長崎吉見南岡有五臟明辨皆以東洋爲之嚆矢長門瀧鶴臺作臟志序曰相傳本藩昔年有獲姦賊於城中侍醫請剮剥之使畫工即圖焉其圖秘而不出曰此圖一出則醫籍盡廢近竊覽之如志所載分毫不差矣於是乎益知素靈難經明堂銅人等諸書說五臟六腑者爲妄誕也夫苟不明臟腑所位關節所束水穀所輸氣血所運則安能

得知癥結所在而治之乎。而上下千餘年。容欺不疑。執迷不返。衛生之道。淪胥窮矣。豈非生民之不幸耶。君憫其如斯。奮然發志。撥千古瞇蒙。揭濟世標準。以傳于其人於將來。其功大且遠矣哉。

東洋以寶曆十二年壬午八月十三日卒。享歲五十八。葬于深草山霞谷。所著有醫則一卷。臟志二卷。濟世餘言三卷。及文集六卷。

平竹溪

名義質字子彬初名良能號竹溪通稱平太夫三浦氏江戶人初仕于甲斐侯後仕于吉田侯

竹溪三浦大助義明之長子。左衛門尉重經之裔也。自重經至上總介隆有。凡二十世居於周防吉敷郡仁保邑。其子甚右衛門尉爲重。仕于織田信雄。爲之竹溪曾祖。其子權兵衛重久。初來江戶寓津和野侯在邸。其子重政通稱平右衛門。娶宇津木氏。生竹溪於江戶。重政不仕終身。竹溪年十五而仕于甲斐侯。三十一而致仕。教授生徒。嘗享保四年己亥冬也。

竹溪若冠而仕甲斐侯。爲近侍。侯悅其豪氣不撓嬌俊有節。恩寵特厚。寶永二年臘月十八日。常憲大君臨侯邸。諸學士肄業於御前。竹溪歲僅十七。進講

孟子道在邇章言語辨爽甚有儀容賞賜時服人皆榮焉

竹溪幼而好學中年之後受業物徂徠天資穎脫未歲究群經見解奇拔出人意表又善楷書徂徠常愛其聰敏著書數種脫藁必使竹溪繕寫之徂徠手書多以草行皆習熟之悉得其指故徂徠臨終屬遺書於竹溪與服南郭矣云

竹溪嘗與社友五六輩遊雜司谷道有拔刀叫呼者人皆恐避之竹溪拒之以扇打其刀而墮農夫數人出捕縛之特吟歌詩而過

竹溪嘗遊鎌倉入夜失途入篁叢拔刀斬竹數竿里人以爲盜喧擾問之曰月黑吾以爲炬火汝輩何尤其聲甚厲威貌難近里人勞之供燭送之數里

竹溪恒爲執強之言有始謁見者曰有事來無事不可決來矣可吐欵不可軟飾矣

竹溪尤留志經濟精于律學享保中執政濵松侯信祝（從四位侍從松平伊豆守後移封吉田）厚聘之不肯起物金谷（名道濟字大寧）徂徠之强之而後可然進不以儒官非其所好也遂受俸二十五口班比上士爲政府典簿所謂案詞方者也

竹溪有吏才。尤通知執政參政之所事諸官之所職。以其所掌皆政府之要務。留意先朝之舊典。歷世之沿革。故自六經諸子。以及傳記小說。亦其所務專在經國之業也。其練達時事。如視諸掌。欲有事於官來謀。者不可成即止爲之必遂而謀之有術。由其指揮則不得。不由其指揮則不得。故自謂人爲吏不成其所志則不得其所以謀之委曲故也。直情徑行。何得不行於時。是以人皆敬待焉。

竹溪以寶曆五年九月寢病。身體衣被。猶好潔清。曰病人臭穢可惡也。來問病者。皆謝不見。遂至翌年丙子五月五日歿。享歲六十八。葬于市谷蓮秀寺所著有射學正宗國字解。律學正宗國字解。明律譯義。竹溪文集等。

木蓬萊

名貞貫字君恕初號嶺南後號蓬萊通稱勝吉尾張人仕于勝山侯

蓬萊尾藩上卿。犬山成瀬氏封內苅安賀邑。農夫之子也。歲十二而來江戶謁物徂徠。無幾徂徠歿。乃歸鄉里。力學多年。後之京師。講說爲業。其名稍著於都下。勝山侯忠鄰。酒井越前守爲大衛將。謹二條城。曾聞其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後編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聘之禮遇頗厚遂以文學仕之從侯駕來江戸嵗延享初年也

蓬萊講說經義取譬教諭言語明爽頗似中江藤樹爲人故雖至愚之人領了其旨仰慕師德常謂白鷗在于水悠然而浮清閒自得而其足躁擾不得少息以是不失其性矣人處於世亦若此耳

蓬萊嘗曰已不善而人譽之不足以爲憂之不足以爲喜已善而人毀之不足以爲憂時家貧常無十日食有流氓男女來立門外乞食者倒米櫃與焉

蓬萊資性直諒類多密行雖齋居獨處皎然不自欺爲書生時嘗飲酒樓知娼妓善絃歌者二人其後二人爲主人所逐無所依頼來請寓于蓬萊家矣蓬萊憐之置二人於家遇之若賓客未嘗媟狎自謂爾嚮在樓爲妓今則處婦非卑賤之者安撫之逾厚整其資裝嫁之人皆賢焉

蓬萊不欲苟合當其官勝山爲儒員俸米僅十五口矣非爲其妻妾而餬口斗升勝山侯能爲其知已而優遇足以有爲也侯將大用委任之藩政半途捐館及其世子襲封後封內歲饑用不足諸臣止賜終不儉

蓬萊。其隆禮可以視。其餘敬待率此類。

蓬萊以明和二年丙戌十月廿五日歿于駒籠邸舍。享歲五十一。葬于日暮里臨江寺。嘗一喪內。不再娶。則以爲立後非吾志。遂不立嗣。從其所好也。所著有玉壺詩選二卷。蓬萊詩稿四卷。

赤松太庾

名弘又以通稱字毅甫號太庾又號赤草述齋木瓜翁皆別號江戶人

太庾之父。名舊邦字新甫號沙鷗播州人。其先出自於赤松次郎則村入道圓心。其第三子初入釋。曰律師則祐。從足利將軍。屢有武功。後爲播磨國守護職。則祐七世孫。肥前守治忠。給仕豐太閤。乃舊邦曾祖也。舊邦元祿中。始來江戶。以儒游事松山侯。娶櫻井氏。生太庾於松山侯箕田邸中。旹寶永六年己丑歲也云。

太庾若冠學于家庭。慨然嘆曰。先王之教。成周備矣。照照如日月。今遇封建之制。當是之時。不修經術。於男兒之業。果其何爲哉。於是專精六經。研究不已。遂以經藝名於當時。其學不專主漢宋。自成一家言。後著易書詩春秋三禮孝經論語解。曰九經述。書成凡百

三十卷可謂富矣我邦作爲群經註解未嘗有若斯浩瀚卷帙者有識者嘆服云

太庾厥簿當時芙蕖社諸子耽歌詩者不與之交曰名譽人之賊也喧傳德之賊也模擬剽竊精思吟哦者抑亦詩之賊也

太庾常以名教爲己任焉其自信甚厚王侯貴人雖以厚幣豐祿而招不敢就官曰我豈若得四方髦俊之士而教育之各成其德各達其材以使各供其國家之用哉而弗敢顧人皆高其操志焉

太庾資稟雍熙絶無浮噪粗豪之氣其行敦篤而縝重松觀海稱曰毅甫風義高標雄視一世足以爲後進師表矣

太庾以明和四年丁亥四月十二日歿享歲五十九父沙鷗猶存焉自喪太庾追傷之餘哀毀爲病以其冬十一月晦日歿享年一百歲其墓在麻布善福寺近世儒流壽至頤期者江村專齋及沙鷗耳

中根東里

名若思字敬夫號東里通稱貞右衛門伊豆人東里之父名重勝字子義號武濱三河人延寶中遊于伊豆因移焉娶淺野氏生五男一女所存東里及弟

孔昭字叔德號鴨居其餘皆夭家於下田業農桑頗好軒岐家言精於其說請治療者日衆矣其名聞於鄉里云

東里年十三而喪父事母孝謹其母氏命爲修父冥福歸釋氏入鄉一禪院薙髮曰證圓後登守治黃蘗山師事悅山禪師蓋禪家課業在得佛祖眞面目不許博讀群書東里厭薄其課煩窮出於寺來江戸寓于下谷蓮光寺研究淨宗學偏讀經典其寺主曾與物徂徠善屢稱東里爲人明敏異衆平常讀書如有不通雖歷年之舊必記在臆觸事發明徂徠聞之大賞之嘗試使東里句讀李攀龍白雪樓集一本東里附傍訓國讀於其書返之豈歲十九也云

東里寓于蓮光寺數年於此自知爲僧之非道屢請蓄髮還俗寺主雄譽上人頗有鑒識將使任其意而以似戮視其法不陽許之陰稱有疾蓄髮於寺中別舍東里益讀書刻苦惟日不足稍疑徂徠之學乃取所作文章數篇悉燒之厭薄其所謂修辭之業矣豈細井廣澤屢與雄譽上人善聞東里爲人大奇愛之延寓宿其家無幾歸省鄉里其母猶在遂得請母氏而後還俗稱中根貞右衛門室鳩巢又聞其名欲引使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後編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之門客於其家東里素慕其學委質師事之時歳二
十三享保元年正月也
東里之父善飲每出醉則歸家晩東里挑燭常迎之嘗
逐之途中父醉甚不辨東里乎他人也大罵之遂倒
樹下而睡扶持之不起走反取幮於家而恐其母不
安故稱父宿其許今夜醉客衆某家又無餘幮與兒
一宿而還遂到父睡處張幮於樹護之以徹夜遲其
睡覺而持之還家鄉人皆稱其孝焉
東里從室鳩巣在賀州二年享保戊戌還居江戸八町
堀一年又去之鎌倉居于鶴岡廟側二年再來江戸

僑居辨慶橋畔教授生徒祿光自晦不欲與當時諸
儒相擯頗常甘退落其資用乏則綿絲繡針之類鬻
諸市又造竹皮履售之得數日費錢閉戸讀書從遊
之士外不接見人沈黙自重人目之曰皮履先生
東里在護社時徂徠奇愛其才常相顧坐客曰文章若
僧證圓滕東壁而後可稱能學左氏史公也耳揄揚
之其誘掖寵樹無所不至及其後還俗義當謀諸徂
徠而後作之東里未曾謀之可否養髮既百有餘日
徂徠聞之不悦東里又疑其説著論駁之述自所見
山縣周南太宰春臺等覽其稿太慍之排擯齮齕使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後編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東里不能入其門焉。東里自是而後與之絶云。

東里詩才雋逸。文尤跌蕩。機軸可觀矣。若下毛天明鄉管神廟碑。相州鶴岡祀堂記。近世柴栗山井四明太田錦城等諸家。皆稱曰慶元以來希有絶無之文。

東里資性捐介。不爲苟容於世。高潔自持。故雖從遊者皆憚之。室鳩巢特愛之曰。强項不屈。縝默不競。能處磨涅之中。更無淄磷之損。

東里至延享中。厭江戶煩喧。遊于下毛仁田。客高克明字子啓號九峰家。嘗愛其曠野之清閑。而不還。移居天明鄉。悉棄舊習。尊信王姚江學。專唱其說。以誘子弟。闔鄉爲之化。追慕東里。雖婦人兒輩。能知東里之名矣云。

東里在天明時。其弟孔昭失業。又先是喪妻。不能鞠其女。乃携來因託東里而去。旹女僅三歲。日懷之庇養撫育。無時不盡。人皆難焉。嘗爲之著一冊子。畫鳥獸於端。飾以朱綠。名曰新瓦。以謂穉子蒙昧未得教諭。成長而後。躬弄之能讀之。則知吾撫育汝之意矣。余嘗得其書而讀之。不啻文辭平散流暢。演敷人事。不思使人感動心志矣。

東里以明和二年乙酉二月七日。歿于相州浦賀。享歲七十二。葬于海関顯正寺。不娶無妻子。臨終以藤梓

者爲嗣所著新瓦一卷外無遺編門人須藤溫輯其詩文爲東里文集二卷刊行於世

石瀨濱

名宣明字子諠號瀨濱通稱多仲奥州人

瀨濱之高祖宣常以射術仕于武田晴信以勇武聞於世所謂甲斐强弓石金左馬助是也晴信嘗欲試其技置堅甲於石上射焉宣常乃抽一矢從容而進一發貫洞汰著石鏃入寸餘晴信嘆曰古之善射有曩祖陸奥守八幡太郎也及鎭西爲朝而未聞穿石者賜氏石金按野史作石兼非也至勝頼時不遇而去隱奥之瀨上邑自耕給食以其後甲斐亡身不得死之爲耻以謂失士之義因戒子孫勿出仕故世爲農家至宣明初好學遊于江戶以其同鄕之故學於餘熊耳教授爲業矣

瀨濱自修石金爲石不啻文辭之上於通俗概稱石多仲故當時之人無知複姓者或難之曰於文辭上截複爲單不爲無例於通俗單之自是蔑其姓系者也瀨濱笑曰我輩賤丈夫何管家先之世貫乎金舊爲兼亦是類不少較焉

瀨濱寓于熊耳塾十年日夜誦讀貫串經史其對几座

下足著兩磚處皆爲之穿

瀨濱記性過人每年至臘月必買歷子一冊糊塗之厠中壁上之厠十二次而暗記來歲十二月自支干運動時令至晝夜短長節氣旺相之事而後去其糊以爲歷子展卷在之厠間不別費寸咎

瀨濱經義文章皆主護園二十九歲下惟芝三田生徒稍集其名顯於時業將大行寶曆八年戊寅病疫而歿歲三十八不娶無子門人相議護其遺骸送葬鄉里云所著有嘉隆文體四卷修辭緒言一卷瀨濱遺草六卷皆門人所輯錄未全脫藁者也

先哲叢談後編卷之五　終

先哲叢談後編卷之六

信濃　東條耕子藏著

劉龍門

名維翰字文翼號龍門山人通稱三右衛門宮瀨氏紀州人

龍門之系出自後漢獻帝孫志賀穴大村王　應神天皇二十年乙酉率其黨類東渡歸化於我　朝廷憐其流離姑念貴胄封之近江石鹿郡二十餘世失封子孫播遷諸州後數十年居伊豆宮瀨者以地爲氏焉曾祖宗仙以醫始仕于紀侯遂移于紀祖宗成父

宗確襲繼先職世祿三百石宗確娶巖橋氏生二子
伯乃龍門叔維持字文幹至龍門時有故除籍隱居
于州之龍門山讀書力學有年於此後聞物徂徠之
業而慕其風來江戸岩寛保元年辛酉夏四月也
龍門負笈來於江戸驛舍遭盜喪資銀乞食入関寓湯
嶋管廟祠官某家一年餘而僑居湯嶋七通街教授
生徒嘗委贄服南郭入芙蓉社門下之士鶏士寧高
翼之輩姤忌其能惡聲數臻於是乎怏怏失望引去
退修六經不敢交世無幾名聲大起門人益進諸侯
雖有聘之者皆辭而不起當時稱文章家者推服南

郭餘熊耳龍門之名亞之云
龍門修李王之業其旨與之同而馳騁驟步別占一格
與當時諸家異之趣向諸家極力鍛錬潛思字句將
造請其精微矣龍門乃不然爲詩若古文辭隨題命
意遇境遣辭意在筆先下筆成文志之所至辭必至
焉操舍如意縱横自若未始焦神極慮嘗謂諸子皆
矻々我獨由々焉蓋不有天縱之才而勤敲推何能
至于若斯乎
龍門其業未盛時窮迫殊甚傭書給食嘗賦哀王孫一
篇寓意自譬其詩曰對酒纔忘憂醉臥胡姬接腰挾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後編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蒯緱之長鋏。身被鷫鸘之弊裘。傍有美髯少年子。撫
枕喚起請交遊。願勸一盃結然諾。起坐不辭共獻酬。
少年殷勤問名姓。相君貌得非名流。欲對呻吟不能
言。長跪數謝不堪論。請君劍舞我擊節。賤子開口緩
憤魂。憶昔東漢紀綱頎。董賊跋扈崩風雷。枉害善良
鋤雄俊。克復難施股肱才。劫主遷都逾僭侈。弄權殺
人如獲薙。廢立萬乘勢回天。剪屠龍種無子遺。赫々
兩漢帝王州。城闕爲墟頎宗祀。密謀斃賊纔解顏。那
識蕭墻姦雄起。振蕩四海據要津。神威遂歸傳國璽。
王孫狼狽泣路衢。海内無所投微躬。跼蹐泛槎海東

國。海東之國日本都。日本天子聖明主。仁政養老且
撫孤。顧眄帝孫恤播蕩。禮遇更與諸臣殊。詔賜琶湖
石鹿郡。紫綬新綰金虎符。何計異域祭宗社。東方世
變空爲古。石鹿胄裔亦流離。於今爲庶竄草莽。龍顏
隆準赤帝孫。城市餬口混屠貼。妻孥數嗟甑生塵。世
人謾指嘲貧窶。感念祖宗獨哀號。爲遣悲憤賒濁醪。
君不見漢祖斬蛇三尺劍。千歲威靈口嗷々。帝王之
孫徵何在。向人難說卯金刀。
龍門講經之暇。好音樂常吹簫。頗究其技。蓋我邦中古
以降所傳古樂者。皆隋唐兩部鼓吹。而拾收六季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後編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遺毀雜以夷蠻歌曲爲斯制度補其所不足以爲李
唐一代之遺音龍門能研尋其說時東敭王亦好
音樂使人招之自是而後龍門屢詣王府嘗與伶官
數人奏曲於王前湊合均以侑舞其屈伸俯仰綴兆
舒疾盡中節奏再始復亂著往劬歸奮疾而不拔極
幽而不隱滿坐之人大嘆其技入於妙伶人東儀將
曹稱曰所謂作於翕如從於純如成於皦如者
太宰春臺與龍門在當時皆好音律東敭王又聞春
臺妙於其技屢使人召之春臺辭曰余儒生也若以
儒術被徵則不俟駕而行今以吾之私嗜末技與王

門伶人爲伍乃非吾所欲也遂不行龍門非亦其言
云吾素不以好音而妨於道義矣
龍門慕護園修辭之業入於芙蕖社服南郭甚愛其才
遇之尤優後以同門之士妬忌之遂信其讒間厚薄
之龍門亦知其意與之絶其始末詳於龍門與餘熊
耳書中今載於此其書曰子綽足下昔薦吾於赤羽
吾常謂之知遇然南方草鄙之人於世無所比焉尚
未賓於左右拔之寢潤中卓爾不拘衆口不知何從
便得之前年島子行爲吾緩頰說之猶未悉其意足
下爲吾詣赤羽旁午以議乃謂宇子迪者倏翁之弟

子赤羽所親使子迪請之則可也而欲令吾交驩子迪事始末具與島子行書知足下未讀之嚮者諸君宴崇古樓吾亦與焉至則足下子迪在焉足下使吾獻觴於子迪既而疇吾笑談歡甚足下喜可知也吾有事而出足下招吾縱臾折節子迪當時以辱厚誼不敢言而諾之且聞君修諭子迪以納吾此猶臨井而求火豈不得已故略爲足下陳鄙衷耳吾好書旁喜歌詩常以不得海内名家匡不逮爲憂慨然裹糧入關嘗飲板美仲宅逢於子迪卽以欲謁赤羽告之美仲曰恐衆女妬蛾眉至今常謂之知言子迪曰爾從赤羽何能爲豈若從余而學哉吾笑曰吾雖僻處南方燥髮所聞知有赤羽豈聞天壤中乃有子迪歟袒而事子輩何必去父母之邦退以爲余也凡庸何尤此人不以挾意焉既而詣赤羽從諸君後神意不接問業無端退而懼耳翻然悟曰汎濫之器焉望洪流之量哉然聖門有矜不能之教豈終不屑耶鶩士寧責讓余曰聞爾醜詆社中曰無人爾守口如瓶不然爾無與焉對曰吾出都數日未知時彦爲誰安論其有無然士寧先進也敢不從規吾雖不發言之頗怪其意自是從諸君後唯通寒暑耳乃雖齋所業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後編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發口無由終不敢進也島子行詰曰爾何故不與社盟吾陳其本末告之子行往說之赤羽對曰余何拒焉盍與士寧謀之於是足下携士寧仲英子行飲吾卽令諸子媾於吾也既而更褒褐者十於是諸子無敢衷言又邀不念於吾吾遂絶跡於赤羽吾實惑焉子行復謂聞諸社友之言子迪慰曰文翼者上國人夫子之業歸而誇其鄉耶不其行必浮華寧無咫尺書然則以是釣名徒以哺啜也上國人其性率浮華豈無儆于士新兄弟師倏翁翁死而遂倍之耶吾笑曰何距吾之深也寧以一士新聚乎上國億兆之人非

妬則愚也若以上國人聚爲浮華則赤羽亦非上國之人耶卽以教授受束脩爲詬則寒士何以計哺啜則赤羽亦非教授之人耶夫丈夫之在世苟有所見何以順爲正從妄婦之道趨趄詭佞委曲從俗拾人餘唾而饕乎富貴乎彼所謂豪傑之士也不擯則可以已爲權衡懸之衆而索同已者君子不爲也是旣報子行之語故不敢贅之今也赤羽旣逝矣乃俯眉彼人倣白面少年仰鄉先生之鼻息者上吾心不安雖足下有命吾不敢奉之庶高誼甚忸怩不知所言爲未減而幸也近者松君修過吾廬賒濁醪炙枯魚揚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後編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抗文藝詮次作者之微談及此事語曰讀韓客酬應之詩乃知有文翼也後高子式謂余曰子未讀劉文翼詩耶聞令門人誦其龍門集者近體閒有瑕瑜要不失寸玉至五七言古體各有妙境翩々乎當世之才子也於是讀之即益熟文翼窮怪以文翼之才何不遇赤羽豈其有故也後過赤羽問之乃對曰余始識文翼於海雲寮社談笑命杯勺登之社會久無所聞知後有計令文翼尋社盟者謀之社友皆曰浮華也故不許云君修曰文人無行自古稱之若以浮華律之古今之士何據措手足讒園之社如東壁子和

輩安免浮華之譏言行相顧進退守禮者舉一世無幾焉夫世之文士惑溺娼妓失其職業遺才存色頹軀袒席鑽穴隙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者有之或沈湎荒腆不顧檢操宴會失儀街衢之中令人肩臂跻盭號呶張拳挺鈹瞋目罵人醜態發露爲傍觀者所姍笑妻孥所羞惡者有之或博奕輸屈睹身貨物無贖得反或好負逋責以縱其欲者有之或浮華流說汗世釣名重糈者有之余未聞文翼有此行者何目文翼以浮華哉是必有前煬竈於赤羽者赤羽若能熟文翼便何至於此松山世子以英傑之資握沐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後編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士。高子式薦余。曰。文翼之詩。若姣姬臨檻春花爛熳。世子延吾於清燕。國士遇吾。每呈一詩。未嘗不稱善也。君修從旁讚之。世子宴肥後侯。赤羽父子陪焉。世子問余事。答以才子。後每謁世子。問吾無恙否。而謂欲見君。赤羽居則曰不知吾也。即稱吾爲才子。亦可怪矣。何不對以浮華也。且足下與子行亟請而弗許。一朝受世子之問。輒欲見吾。益可怪矣。寧諂參政之世子耶。名家恐無求權貴。吾甚惑焉。近源子澤問吾仲英。仲英曰。吾大人平生惡會韓客。而鬻名者。排文翼豈有他哉。夫吾會韓客去。赤羽幾年是知其所窮

蓋近遁辭焉。寧以此爲罪。詬社之輩多會韓客者。赤羽何不排而絶也。抑於吾事何前後之相矛盾也。松山世子跋拙稿曰。文翼溫潤謙讓。有德君子者近之。子遷每見余問文翼。且欲見之。子遷非不知文翼則社中二三子。猜忌文翼檀名而擅焉。即徵諸世子。不見疑。質諸君修。不見譏。子式輓之。足下推之。古人欲知己者。有一今既若此。何苦乃與子迪輩周旋辱足下。眷命而不獲從教。慚懼不知所言。故作此書捆管跼蹐者久之。雖然藏中心而不言之。則恐終身不得鄙悃於足下。略述固陋。以曉左右。莫厭覼縷幸甚。

唯戾高誼之罪何以免焉

龍門以明和八年辛卯正月四日歿享歲五十三葬於高田原玄國寺所著有古文孝經國字解東搓餘談鴻臚傾蓋集壎篪集金蘭集李王七律詩解劉氏無盡藏龍門山人文集等

龍門至晚年交遊遍海内推其經義者與太宰春臺宇濛水同推其文章者不減服南郭餘熊耳松崎觀海稱以才學無雙龍門及易簀遺言曰天下知我者莫若君修吾死必求君修銘墓石乃從其意君修銘曰嗚呼斯人生正德以前必上玉堂而躡金馬使斯人及

物子之世必不立當時諸公之下富貴在天終身轗軻憎茲多口罪豈在我不朽者文後世必有識者五十九字聞頗盡龍門之爲人足以槩其行趾矣

良華陰

名芸之字伯耕號華陰通稱平助良野氏自修爲良讚岐人

華陰其先泰氏土佐長曾我部之支族土豪於讚州那珂郡良野邑少時有俠氣遊于江戸學擊劍於長沼不遠齋者遂以其技聞又好讀書受業於林整宇之門學成來京師築講堂綾小路室街教授爲業其學

不專主性理折衷漢唐宋明諸家別爲一家近世所
謂折衷學者也其業與宇明霞雁行當時之人呼曰
宇三良平宇三以明霞稱三平也
蘐陰資性沈厚端默深厭輕薄之氣習不敢交當世之
諸儒其在江戸八年於此讀書昌平學舍無敢知其
爲人者特桂秘書彩巖善知之後彩巖薦之東叡
王王甚敬待之賜廩米給其費王薨後之京師勸修
王又聞其名聘之遂以文學賓於王府云
周秦古書佚於彼土全存我邦者不爲不鮮孔傳古文
孝經依太宰春臺校本始顯于世人皆所能知也至

蘐陰鄭註今文孝經校本知之者極希矣寶曆初蘐
陰得釋裔然遺本於南都校定列之自是而後鄭註
始顯於世其餘異本往々而出焉至今鄭註疏釋頗
多矣其實以蘐陰所校爲之先鞭矣
蘐陰平生雖小事熟思不苟必循々有序至其機得理
到能爲人難爲矣雖然嗜好之偏又有異常者嘗養
一狗名駒愛之尤厚或惡其狗猛撻之蘐陰斷然勇
往大怒罵其人又執其人養狗撻之毫無畏縮之色
朝暮聞群狗吠聲持杖而立
蘐陰雖以文學起家不欲苟仕于侯家其意以謂方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後編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諸侯不」得」見雄才遠思將」有」成之君常誦杜甫深山
催短景喬木易高風之句自譬
蘐陰在江戸時一諸侯聘」之勸其仕官辭而不」就嘗謂
侯曰今世爲官捷徑者三焉度支國用工於勘能
殖貨財最爲上策運筆端正能通俗體堪爲書吏爲
之中等騎法精練調肥閑馬兼獸醫或練習兵伍協
贊禮儀或善會計筭料衆寡點檢毫釐爲之下等況
吾濟左右詩書馳騁翰墨之圃以吻舌爲能博宏爲
才是最不」通于人情時勢之甚者海内能不」溺儒服
者幾人耶依是觀之欲以文學皇張門戸者三等外
也侯笑而止
蘐陰以明和七年庚寅歳四月三日歿享歳七十二按或作六十九者非私謚文惠葬于洛東法華寺所著有蘐陰良論詩評集解蘐陰文集等

田邊晉齋

名希文字子郁號晉齋又號翠溪通稱喜右衛門
平安人仕于仙臺侯
晉齋之父希賢世仕仙臺爲京師邸監娶齊藤氏生晉
齋於京晉齋幼而好學受業淺井重遠之門確信程
朱學後以經義被稱於縉紳間專唱山崎氏説以此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後編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授徒云。

晋齋教授平安七年。其名著聞於時。仙臺侯喜其所爲。召見賜月俸三十口。別爲門戶。以爲儒官。移居仙臺。在其職二十年。賞其勞。加賜采地入三百石。禮遇甚渥。無何擢爲世子傅。又加賜四百石。與先所加。併七百石。班至中太夫。其殊恩非常。不世之君臣之遭遇也。夫仙臺大藩。非無貴重之臣。又非少文學之臣。然未聞若晋齋出身而進者也。

晋齋幼而夙慧。聞鄉先生講孟子。人皆可爲堯舜章。忻然有追慕之心。謂曰。皇羣伊周。若不可企及。其他未有不可學而至者。

晋齋感侯之知遇。以維持名教。匡救不逮。誘掖朝野。爲已任。諫直忠告。無所隱嫌。侯亦能容之。嘗侯在江戸病厚。晋齋憂之。自稱浴温泉。詣鹽竈祠。危坐絶食七日。祈以身代侯。雖家人無知之者。蓋赤心之所凝。至誠之不可揜乎。侯病愈焉。而緘口深秘。遂爲士大夫所稱譽矣。

晋齋嘗詣一友人家。夜深方出。見從僕立門。不堪寒勞。曰。我適人許。亦自安飽。汝等特至於若此。素不怨之耳。自是以後。非公事未嘗夜行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後編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晋齋從仙臺侯巡按封境宿其邑夢小兒數十輩來挽衣裾覺而後聞其父老言乃謂此邑習俗生女不舉恐其成長之後費資粧也晋齋愍憐之上疏告其狀於侯侯即日下令嚴禁其事且亦有每人生女賜與米一石錢五百文之制邑民至今受其惠皆晋齋之所建議云

晋齋以安永元年壬辰十二月十二日歿時歳八十一葬于府城南兩足山中私謚曰守正先生所著有伊達世臣傳仙臺風土記翠溪文集等

南宮大湫

名缶字喬卿號大湫又號煙波釣叟通稱彌六信濃人

大湫之父勝字子克世仕于尾張上卿芋于竹腰氏勝歿時大湫九歳養育母氏族結城某無幾母氏亦歿時歳十三以多病不仕官從淡淵元氏學蚤有神童之稱

大湫本姓井上及其辭羊于祿官遊平安一貴紳改姓南宮無幾去往伊勢桑名僑居授徒從遊甚衆三都之士莫不識名聲價著聞於一時

大湫學既淵茂立志以篤實忠誠自勗其教子弟也抑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後編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浮華而先德行自處也履實理而無虛動居趾進退好依禮義不苟言笑雖委巷人與之交而有信近隣子弟爲之所化人皆嘆嗟以爲眞君子

大湫在桑名時飲一豪富家主人引招幻師以娛大湫幻師將奏其技逡巡不進謝曰坐有異人我技不成而辭去滿坐之人畏敬大湫不凡後又在洞津時飲所親家其幻師亦來作技不成私語家人曰嚮一儒士在坐我技不成豈無彼異人在坐耶不辭而去有一人先歸者須臾走反曰歸途村口之橋橫架曲自不可度衆皆以爲虛妄笑之既而衆皆歸至於橋口

極信矣大恐怖之再至所親家投宿待夜明而歸時大湫猶在其坐聞其怪異笑曰是必幻師爲其技不成眩惑公等衆偕强大湫出又至橋口更無所視大湫先進度橋衆皆從之大服其德量矣云

大湫常以寬洪教人不好以嚴厲格物乃謂寬則能容衆課其門人不曾譴責又遇奴婢不少呵嘖故雖遠鄙人自知親愛主人服事其勞不與世買奴婢者同一仕其家自無怨人褒己之言

大湫年四十東遊江戶僑居日本橋吳昌街教授生徒其名高於一時自王侯貴人至諸藩士庶往來其塾

者。殆無虛日。每月以二七日。講說經史。請業者。大抵百有餘人。其來遲者。無所就席。不得侍講筵。必在厨下庭中。聽受聲咳耳。

大湫居吳昌街五年。其業盛門前不常絶軒車籠駕。以其居不堪狹隘。卜築講堂於八町堀牛草橋畔。其樓朝望芙蓉峰。故扁之曰晴雪樓。晴雪樓名在當時雖婦人小兒。莫不知者。傳播於朝野焉。

大湫善飲盡斗。至歲五十。剋留罷酒。安清河訪之。儲待以豊饌。大湫與之獻酬。未嘗飲滴。清河酣暢之餘。與坐客語曰。南宮眞君子。能容包衆。特於杜康不相善。而與之絶。是爲可憾。清河之意。在諷刺罷酒。其言甚傲焉。大湫遜言正色曰。寒家素乏酒錢。罷飲後。幸不損厨釀之費多矣。清河大慙爲之自失。

大湫東來之後。寓其塾四方生徒。常二三十人。其少時不下十七八人。至其貧者。大湫不收塾中費銀。衣食之。益使之專精學業。雖其非學生。視其所志愍憐窮迫。寄食之家。不擇舊契新知。使其得生計家産而罷。其妻林氏亦類大湫爲人。氣宇洪量。無物不容。好施與人。常以一人之手。縫裁三十人許衣服。聞者皆嘆嗟焉。

大湫與同門之士紀平洲。情交尤密。平洲既離鄉里。遊于江戸。下帷教授。屢投書牘勸大湫東下。而仕諸侯。大湫遊平安。又之美濃岐阜之伊勢桑名之松阪。漫遊數年。東西相隔。不啻參商。不相見殆二十餘年。明和中始來江戸。寓平洲濱街道士井家。二十五日之久。至於今日。發爲狂病。其寓塾生私語曰。二先生二十年來相思之情。抑鬱移往其僑居焉。其訪平洲初情話無期。悲歡交臻。談舊之外。又無他事。平洲爲之稱有疾。謝來客。息講業十餘日。無朝無暮。語言一室。若引緒抽繭。縷々不盡。

大湫嘗應一諸侯之徵。至其邸。歸途過五郎兵衛街。遇攫賊失所懷夾佩至。其翌日。牛草橋頭簀頭舖有投一封包者。署曰煩尊爺傳致南宮先生。大湫遂得之。雖姦兒輩慕敬大湫爲人。亦若此。

大湫至江戸。本爲仕官於侯國。居二年。而其聲振於朝野。諸侯聘之者多矣。而有深意。絶思仕途。號煙波釣叟云。

大湫以安永七年戊戌三月三日歿。享歳五十一。葬于牛嶋弘福寺。所著有論語師說述義。孝經指解補注。今文尚書定本纂禹貢指掌圖考。學庸旨考。春秋三

傳批考。守成編。勸學編。講餘獨覽。積翠閑言。病餘瑣言。芸窗放言。漁翁私言。大湫文集等。男壽字大年號藍川。通稱大助。學博行修。能繼箕裘。後仕于尾府。爲侍讀云。

林東溟

名義卿字周父號東溟通稱周介長門人

東溟總角之時。師事山縣周南。寓于州學明倫館。至年十三。舉爲生員。遂與同門之士。和智棣卿。字子萼號東郊山根清。字子濯號華陽田望之。字士彥號鹿門小倉實廉。字彥平號鹿門瀧長愷。字彌八號鶴臺津田恭。字士雅號東陽田長溫。字子恭號灞山仲由基。字士路號岐陽窪井惟忠。字良佐號鶴汀有長州十才子之稱。其聲蛩著于関西。就中棣卿長愷東溟稱之山縣門三傑云。

正德中物護園。始唱李王修辭之文於江戶。當是時和其業者極希矣。特安藤東野。山縣周南。二人能信其說。相爲羽翼。後周南遇其君長州侯。建議起學曰明倫館。學政一從物氏。是以物氏學盛行於関西。東溟在此中。稱第一之才子。歲二十四有故。去其州里。來于浪華。講說爲業。又移平安。居于四條高倉街。從遊之士。日多一日。京攝之間。操觚之士。周旋藝苑者。稍々崇奉物氏學者。東溟爲之嚆矢。而後諸家往々亦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後編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有左祖其說者其實皆自東溟起云

東溟在浪華時有備後人鍋嶋公明字傳藏者學東溟篤信物氏學嘗僞作物氏及服南郭與人論文章國字書二種其一爲南郭燈下書書舖博文堂得之大喜請序瀧鶴臺鶴臺輕信以爲眞遂作序與焉刋行於世其一爲徂徠國字牘書舖管生堂將刻之而求東溟序其書東溟不辨知其擬托而應其請焉又刋行於世二書供大流布四方後數年人皆知其贋造特燈下書不得徵驗僞作之跡至國字牘書中及著文罫之事蓋文罫未知何人所作徂徠家固無其書

通編剽竊譯筌題言點竄數條者也其僞作之跡現不可掩是以服南郭太宰春臺等皆以東溟爲誣欺後進者東溟不得逃其責爲之受排擯焉

東溟歲二十一時在長州聞物徂徠歿賦七律三首遥哭之其詩傳至讌社高蘭亭稱曰服子遷哭詩之外以東溟爲在諸子之上其詩一曰賦得招魂訴下泉幾回掬淚白雲邊楊雄奇字元難授徐福尚書誰已傳僊客長辭江都月文星遥隕武陵天仲尼去後若君少五百還須一大賢二曰牛門諸子總風流把手多時半僊遊東海文章初歸漢中原禮樂未知周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後編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空天祿燈猶挑春滿護園鳥自愁風雨朝來天地起
世間長此失吳鉤三曰十載名聲海內加東流不返
耐長嗟樓頭遥灑詞臣淚門下曾看長者車上國黃
金亡駿馬漢庭明月上仙槎不知遺草今存否中使
先臻司馬家

東溟自去鄉里不欲誓至仕進之門謝絶王侯之聘問
教育髦士於京攝之間殆三十年後來於江戸居本
庄横網街教授生徒而以先利國字牘之故當時護
社諸家不與之交爲卑薄聲價漸減常以詩酒豪
放自逸不以儒居至其晩年稱紫碧仙叟好老莊學

優遊以終身矣

東溟與瀧鶴臺有隙去其故國近世之人所能談也而
其實不甚然矣鶴臺愍東溟獲罪於諸老屢謀和調
之其與服南郭書曰義卿不佞少小之友及在國學
同事周南與共筆硯不佞在東都時彼有故去國不
佞西歸之日一握手於浪華爾來二十年而今復見
於洛而彼今有東都之行彼在吾去吾來彼往離合
不常使人益不勝惋悽義卿欲列籍門下者久矣是
行也亦唯爲是故已先是彼以著書假託之名得罪
諸先生雖則無辭可以解而當其時京攝之間無能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後編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主唱復古之業者。彼少年勇壯鋭氣。皇張吾道。其情有可恕者。伏願海涵不咎既往。使彼得供灑掃末技。不勝至願。

東溟以安永九年庚子九月二十五日。歿於江戸。時歳七十三。臨其終。自撰墓誌。其墓在于江東牛嶋弘福寺。所著有明官古名考。文則。詩則。明月篇。林塾學規。東溟詩稿等。

永富獨嘯菴

名鳳字朝陽號獨嘯菴通稱昌安後改鳳介長門人

嘯菴本姓勝原氏。爲赤馬關永富友菴者爲養嗣子其家。後至萩府。師事山縣周南。晝夜孳々不廢讀書。蒐獵群籍。陪蓰於人。或疑其不精。圍繞以問。與之論對猶投丸阪上。於是同門之士。皆莫不屬目者。周南大奇之常曰。蘐園之餘響。鳳能獨嗣。其所賞譽如此。

嘯菴二十歳時遊平安。依其鄉人栗文仲者。始謁山脇東洋。東洋能有識鑒。一見乃獲其蔽世之才氣於眉宇間。知其不可以小數而教。輒謂曰。洛之繁富。可以觀四方之風。山川佳麗。可以養達人之志。子若有意於余。何必醫事之爲。寓于塾中。嘯菴雖以醫居。既厭

其技嘲哂時輩益研尋六經不修小節時門下之士以百數屢讒嘯菴於東洋曰惡莠以損苗也鳳則門下之莠矣東洋申譬曰非汝所能知也勿復言益優遇之

嘯菴歲十一慕古人之節好讀經史既而憂無良師友一夜持青錢百文亡走赤馬関買舟將東遊於京或諭曰兒實兒矣百錢可以遊千里乎嘯菴笑曰子乃何迂父母聞之使人追必矣固不許遠遊遂如京居期年不得意而歸焉云

山東洋常語人曰藤惺窩於林羅山物徂徠於滕東野師弟之間可謂益友矣吾於鳳也若得一敵國

山東洋嘗謂嘯菴曰漢魏以來數百千年彼海外國割據試舉可以逞豪傑之爪牙誰敢拘々守方技宜哉其無離倫超絶之士留志於濟世者今幸有張長沙書雖其人不可知周漢遺術備存焉今古之醫無知其條理而施之者元元之民死於養榮益氣之說非一日矣吾子混蹤於醫卜快於心者哉而救生靈於夭札使之終天年其功與良宰輔同寧佐吾志闡發二千年沈滯乎吾子唯擇焉嘯菴聞之益服其言行異時流始屈節而專志於醫術矣云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後編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嘯菴自東洋一言感激志業終身趣向始定鋭意憤勵
研究群籍自試處方以挫摧痼疾爲之專務矣
嘯菴嘗與同門之士及外人論醫事則面折排擊不遺
餘力或銜之懷劍迫劫矣嘯菴益厲聲盤詰曰醫公
物也而以私誣其理何尤於人子自殺矣
嘯菴雖在東洋門下其聲名著顯於都某侯聞其術精
委祿三百石將徵之而謀諸東洋東洋素知嘯菴不
可羈絆也不敢强之窺語曰先聖曰不仕無義何謂
也嘯菴笑曰斯言爲鳳豈發乎不更欲之固辭之云
嘯菴其所居室懸一横匾愛重之其文曰乾坤容我豪
雖不知何人所書以其書自然有高致風韻買之骨
董舖云自謂吾意匠不出於此五字外
嘯菴資性豪放好爲曠達自縱之行雄飲盡斗酒其每
沈醉遇友人至不論新知與舊識必牽挽使飲有性
不能勝飲者必强之至其醉嘔而已
嘯菴與長崎人飛鳥翰者相知東洋塾交誼益密與之
談製糖之事翰曰有鄉里長慶者尤精其製曾受諸
華人嘯菴使人召之與兄某同就學之製造之法焉
後以說尾州侯乃肇造之於名古屋其精蹺華製傳
播漸博矣大獲利倍裨益於其地依之藥肆糖店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後編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暴富者。其製至今沿用之云。

嘯菴自肇造糖於尾府。爲其製者既衆矣。兄某歸於鄉。製之長之萩府。先是官命長崎及平戸五嶋諸國。製糖以其法不精而罷。後僅數年尾長之産。流布四方。官乃疑其或出於姦。寶暦六年丙子。下有司三員於長。按檢其製。長大騷搶。藩之官吏。以爲不利於藩。急錮兄某。又召嘯菴相與幽囚之。一日有司檢覈其製。嘯菴乃悉其法眎之。極言利益民間之事數條。有司點視其言。大駭精練。便於世。直奏之政府。政府以爲産世珍。有官命。免囚。後賞賜白銀。且令関東山陽諸州。頒其法製造之焉。

嘯菴在囚中。六十五日。嘗言警吏曰。識事不姦。將自生殃。而疆場無事。乃士君子之幸也。警吏憐非其罪。傾睞之。嘯菴請筆墨。著論一篇。曰抱道論。後又繼四篇。曰囊語。抱道論。囊語中。道術第三是也。嘯菴常曰。吾平生所見。不過斯五篇。

嘯菴以經世自任。其言曰。學道志也。行醫業也。不敢以志廢業也。不爲業棄志也。夫志不可不勉焉。夫業不可不精焉。

嘯菴學於東洋之門。既能決死生。摧痼疾。來乞治者日

數十百人。試驗之。以所得汗下之方。後聞越前奥村良筑精於吐方。與東洋男仲陶同往而見。悉受其法。而歸授之東洋。東洋大喜。汗下吐三法始備焉。其技益習熟。知天下無不可治之病。嘗謂嘯菴曰。黄梅八千衆。僅有一六祖。雖方外得人難其若斯。而況於吾道乎。

嘯菴好遊。足跡遍諸州。一歲之中。居京半而大坂伏見奈良藪府長崎岐阜江戸名古屋。屢相往來。五六年於此。後僑居浪華。雞髮曰獨嘯菴爲豎之志始定。罷講說經史。其業與吉益東洞雁行。名聲喧傳於遠邇云。

吉益東洞長於山東洋三歲。長於嘯菴三十一歲。其自藝州來於平安時。東洋推轂其爲人。顯揚其業。後東洞以古醫方風靡一時。其所論著。與東洋大同小異。常稱東洋曰。我醫方譬之今之儒流。東洋伊藤仁齋也。先衆啓其端焉。吾業不敢讓物徂徠。隱若一敵國者。永富氏之子與吾死則我醫術應以此人爲海内之冠冕。其所稱譽如此。

嘯菴常追慕近世古人四輩。曰我國慶元以來。大豪傑之士。僅四人。山鹿因山。能澤蕃山。伊藤仁齋。荻生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後編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徠恨不與之同其世吐露吾心腸矣

嘯菴僑居浪華時人屢勸祿仕皆辭之後以其不堪煩書一聯句壁上而示不可羈絆其聯曰生涯拚潦倒世事甘浮沈

寶曆中江戸有志道軒者開肆講談太平記難波戰記等野乘其人尤長於談論其言娓々可聞常持木造大陰莖手撫之而託古諷刺於當時政府得失聽之者日成市官命有司督之則曰我是狂人也不言他事有司放之不檢問爾後豪誕益甚時嘯菴又東遊江戸至于講肆聞其講太閤記與之通姓字屢相

交遊志道軒長於嘯菴三十九歲視不以後進大愛奇才奬成其所志曰我以調舌鋤口腹殆二十年無與可語者今獲吾子我大幸也夫猛獸狐疑不若蜂蠆致毒也高議而不可及不若卑論之有功也古之人有抱負道義而不能爲一世用隱於耕漁之間者乃以其憂天下之心爲憂黎黔不利之心以其思人民之情爲思網罟不密之情百畝之田五尺之水栖焉耕由々然漁然豈敢一日忘天下乎故與夫乘風雲之興會而顯其績得水魚之遭遇伸其志者其蹟雖異而其意則未嘗不同矣我意又在於此吾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後編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亦能知此。嘯菴服其言之雋逸悲壯。後告之東洋。東洋屢稱云。竊味斯一言。有可憤發之意。斯人孰知。必非英雄隱跡之徒。假怪誕自恣之言。以洩露其沈鬱不平之氣也哉。

嘯菴自明和元年。憂痰喘痲病。然未嘗廢其業。義母妻孥自鄉里來看其病。居五閱月。病少癒。使之還鄉。自優遊養衛。而知不可復起。附託遺書於門人某等。遂以三年丙戌三月五日。歿於浪華僑居。時年三十五。門人相議葬于城南藏鷺菴所著有吐方考漫遊雜記甲乙篇。囊語。徠光秘錄等。

嘯菴之妻。其義父友菴女。生二男。伯名友字充國號龜山通稱數馬。文學於五嶋侯。後致仕講說江戸。享和元年辛酉六月十五日。歲四十五而歿。先君子黙齋先生與之善。其才學頗有父之風矣。叔通稱又內後於浪華騎士西尾氏云。

谷玄圃

名友信字文卿號藍水通稱玄圃又以爲號橫谷氏自修爲谷江戸人

玄圃之高祖名盛次宇宗與通稱治兵衛。山城人。住于京師新町武者小路。以彫工聞。寛永中始遊江戸至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後編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正保中官命爲彫物師賜十口二百石男名次貞
字宗知又襲通稱治兵衛繼其職其子名友常字宗
珉又襲通稱治兵衛後薙髪號遯菴其彫工近世之
上手也所謂宗珉一輪牡丹類世人所能知也有故
辭祿享保十八年八十餘而歿其子名友貞字宗璵
有三子伯友次字宗民又稱治兵衛仲友武字宗清
稱傳三郎季乃玄圃也

玄圃六歲病痘而失明八歲從多紀玉池翁學醫術常
以指畫字掌上記憶書傳日誦萬言十四五歲其技
粗通治療頗驗遂以鍼醫爲專門云

玄圃十七歲時聞服南郭講說李攀龍唐詩選欲以詩
歌而換醫術講唐明諸家之詩使人讀之一聽即記
經年不忘諸學生所不能解通曉尤敏矣後從高蘭
亭學歌詩改業爲詞人遂於蘭亭之門稱五子之第
一其聲著聞於一時（所謂五子松崎觀海藤山子祥竹子德藤西涯也）
玄圃自專志於歌詩而後昭明文選楊士弘唐音高廷
禮唐詩品彙正聲李攀龍古今詩刪李杜全集之類
皆能暗記之常云諸君有靦面目而不慧如斯則五
官果何用之爲其談古策事若老博士至人以神仙
目之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後編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初高蘭亭以詩興於江戸也與服南郭竝旗鼓海内風靡一時聲稱藉甚於薦紳之間蓋二家奉物護園之教誦法唐明刻意李王其格調整合紀律森嚴一一摹倣之蘭亭歿後其門人皆從玄圃焉南郭特耆壽存世其以居赤羽橋人稱之赤羽玄圃以居萱葉街人稱之萱洲自王侯大人以至青衿子弟與緇流黄冠苟欲學詩者無不修刺於其門南郭歿後玄圃特以蘭亭之高弟主盟詞壇云

玄圃雖以詩歌睥睨關東聲價高於一世謙讓自將常謂予性拙於聲音拙於針按失明之後其所學習百事無所通惟詞藻比它技耿々有線路之明耳

劉桂山醫賸云文卿中年棄鍼移于内醫記藥方三百有餘行道之際口必誦之予嘗造其廬坐有抽屜箱子其内實小紙袋貯藥二百許謂余曰僕用桂枝必選東京上好者請試焉伸手引屜直取出小袋次第記之示之其為無異明目之人或以為依小袋次第記之竊亂抽其一閒或摸或覷而言其藥曾無一差人殫警嘆以是其技亦行于權貴之間遂有仕進之志不果而歿

玄圃以安永七年戊戌八月而罹疾至十一月二十九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後編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日遂易簀時歲五十九其平生與天台釋慈周善且在病蓐將自改竄舊稿以爲全聚請批評莊蒋未卒業而歿門人編輯之爲六卷曰藍水遺草

鵜士寧

名孟一字士寧鵜殿氏自修爲鵜通稱左膳其以居本莊人呼本莊先生給仕于幕府

士寧家世親衛騎所謂兩御番御小性組者也采地入一千石以父蔭補蚤出身補其職出入官署奉之當直二十有餘年後以病而致仕家居云

士寧幼好讀書修性理家學後說物徂來復古之業嚮

注之遂從服南郭學修辭之說刻意李濟南其題樣句法一摹倣之機軸氣韻稍肖矣當時之人稱爲古文辭一大家焉

紅葉山寢廟以每年正月十七日幕府必有登拜之禮士寧扈從大駕警衛馳道俄頃之間賦五言排律一首口吟之其詩曰岡巒臨郭鬱原廟兆基魏石磴攀紅葉宮牆遶翠微雙高華表柱次列綺疏扉禁禦人難到奧區靈所依蕙肴時物饗珠匣月遊衣冥漠猶如在焄蒿且不違蓋擎初日動伏帶彩雲飛霜露凄其下壇庭肅未晞鼓聲開遂宇爐氣煖重闈孝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後編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思神明應和祥邦國歸松標長蔚茂棣蕚又芳菲駐
蹕嚴儀服分班擁羽旄群公豫祭祀我輩共光暉代
頌新詩句小臣抽筆揮詩成十四韻稿不加點傍觀
者皆嘆其敏捷
士寧賜邸在本莊南溝涯構一樓讀書於其中東眺筑
波山西望富士峰朝暮揖之曰他無所溷吾目也蓋
擬李滄溟坐白雲樓上東拜華不注西揖鮑山之意
也其簡傲率亦若此
士寧恃才放曠遇子弟有發難者乃云是猶不解何學
之爲其自處太峻使人不可得而近也門人幸不知
掩護其短之事益尊信其言後爲餘熊耳所黜以爲
失淳實之風者當時之人以熊耳者宿而爲護社髙
弟信其黜者頗多矣自是而後士寧聲價稍減矣云
士寧以安永三年甲午十月二十二日歿歳六十五葬
于銀臺長應寺所著有桃花園稿鷄肋集樓居放言
等
伊藤錦里
名縉字君夏號錦里又別號鳳陽通稱莊治平安
人仕于越前侯
錦里坦菴之孫龍洲之子龍洲名元基字子崇龍洲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後編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號又號宜齋本姓清田氏播磨赤石人始遊京師學於坦菴之門能得其學坦菴喜其爲人以己無嗣子以其女妻之冒伊藤氏後襲職爲本藩文學其操行學術不墜家聲娶河村氏生三男伯乃錦里仲北海出後於江邨氏叔儈史依父命歸復清田氏奉其祀矣

錦里學於家庭以經藝著聞於都蓋以自坦菴至錦里既三世箕裘相繼領袖後進奉崇之者尤衆矣與伊藤東所名善韶字忠藏東涯長子人呼之京師兩伊藤雖婦人小子無不知其聲者

錦里與二弟北海儈史聲價高於一時錦里以經藝聞北海則歌詩儈史則文章博士佩蘭清公稱以爲伊藤氏三珠樹

錦里資性慎重不好近名雖有請謁見者非執贄者揖而謝絶之以謂博交泛遊人皆爲其好名也故當時儒流知其爲人者絶鮮矣云

錦里仕起前後四十餘年雖數祗役江戸若福井奉職惟謹不爲外交當其休暇在京講說經義授徒足不履閫亦不爲習俗應酬之詩文而其名遠出於時輩以驟雅博交鳴於藝苑者之上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後編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錦里所居室壁上書志士不忘在溝壑之語以自警常訓子弟曰爲士者不可不念此

錦里曰自志於學殆三十年獨以不得明道爲憂矣而無大戾名教終日不省己過便絶聖賢之旨終日喜言人過便傷天地之和吾於此二者不讓於人

錦里以安永元年壬辰三月九日歿年六十三私謚曰文恪先生葬于京極大雲院所著有邀翠館集尋海草尋山草等二子伯名聖謨字世典號紫山叔名聖訓字世奏號江亭皆早歿故養播磨人鹽田士善爲嗣士善字榮吉號君嶺其才學不減父祖又襲職以仕于藩云

江邨北海

名綬字君錫號北海通稱傳左衛門播磨人仕于

八幡侯

北海伊藤龍洲第二子錦里弟也正德癸巳之春京師大火龍洲家罹于災妻河村氏往播州赤石寓于兄河村某以三月十四日生北海於此居數月龍洲家經營既成還京矣以北海居京自稱平安人其實乃播州之産也

北海九歲至十八歲在於其叔父河村某許成長於赤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後編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石未嘗知學好爲習俗所謂俳諧者頗究其奥時人
目以爲錦心繡腸赤石文學梁蛻巖嘗一見愛其才
勸以從事於學則謂曰以子才氣能若爲吟哦有盛
唐諸家騷雅在豈苦思方俗十七言俚歌哉北海感
激其言始志於學云
北海自志於學晝夜孳々手不釋卷誦讀既遍從事之
僅三年享保甲寅春歲二十二始代其父龍洲講說
經史教授生徒與兄錦里研尋家學羽翼先業亦遇
子弟誘掖虔誠殆若老成之人
北海之義父毅菴名簡字易從號青甸又號毅菴專齋

之曾孫也專齋第二子宗珉字友石號剛齋遍稱全
菴其子名宗流字若水號訥齋又號節齋乃毅菴之
父也毅菴有二子長名惇實字若虛號青郊季名如
圭字希南號復所皆先毅菴而歿毅菴遊事宮津侯
青山大膳亮幸秀曾從侯駕在于江戸病厚矣以其家與龍
洲數世之通家以一封書託後事於龍洲以享保十
九年甲寅六月十三日歿歲六十九龍洲以與毅菴
約以北海爲其嗣出冐江邨氏襲職仕于宮津侯皆
北海歲二十二云
北海尤長於談論人聞其講說經史者皆喜剖析窈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後編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精義入神稱爲三珠樹中第一
北海常謂子弟曰余之取人也喜其忠厚誠慤而言似不能出於口者論辨縱橫談說飛騰鼓觜饒舌注射脩短者要非盛德之事余以言語被稱譽於諸名士間深所慙愧也
北海資性敦厚精緻加之以風雅溫籍人皆附和依賴於此才俊之士多出其門焉當時稱之三都三北海以京師江邨氏爲之上等云大坂片山猷字孝秩號北海江戸人江貞字子實號北海
北海以文學仕于宮津殆九年矣至歲三十其君知有吏才擢爲京邸留守兼掌錢穀出納幹事二十四年於此邸舍大理後侯移封美濃郡上欲召北海大用之不果而卽世則致仕卜築對梢館室町四條下街以翰墨自娛概謝絶諸侯聘問不再至仕進之門云北海雖以文學鳳鳴於一時以其胃他姓不欲抗顔以經義而爲專門以其自所好歌詩振揚於遠邇五十年矣先是以詩歌唱業於輩轂之下者四方推奉之衆藝園慕悅之多未曾有如北海聲價之盛者
北海講經一從朱子之說又敷演家祖專齋剛齋之遺說未曾發自說一言常指笑其以已說辨駁朱說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後編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掌與岡白駒論談經義白駒極口非宋學北海曰
自伊物二先生以已所見論定是非取舍得失遂以
私言皇張門戸而逞其臆斷新奇之說務與先儒爲
異人人倣是以經義名於世者無各不著論語解者
是一部論語以爲崇奉之哉以爲戲弄之哉白駒爲
之赧然

北海以自義高祖專齋家世濟美箕裘相繼不墜先業
上自縉紳下至士庶崇尚者異他每月以十三日諸
名士及門人子侄集其賜杖堂賦詩自專齋時至北
海既經五世一百五十年未曾有斷絶當時曰賜杖
堂詩盟會是又海內所未曾有也

北海以天明八年戊申二月二日歿年七十六葬於洛
東善正寺所著有蟲諫樂府類解授業編諸子撰英
明七子詩譯說日本詩選正編仝續編日本詩史日
本經學考杜律刑注唐詩訓解刑注北海詩鈔北海
文鈔等

清田儋叟

名絢字君錦初字元琰號儋叟又號孔雀樓主人
通稱文輿平安人仕于越前侯
儋叟龍洲之季子也龍洲以其出冐伊藤氏使儋叟復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後編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歸本姓奉清田氏祠清田播州之著姓赤松圓心之
裔別所之庶族也儋叟蚤學于家庭以龍洲之蔭補
擢爲儒官又仕于藩藩賜與月俸二十五口與兄錦
里均其優遇云
儋叟之字不詳其所原其門人端隆字文仲號春莊
儋叟不知何義嘗問之先生先生笑而不答云余嘗
讀孔雀樓集有昔者蘇東坡在儋固不存形跡於流
品故儋人無請得坡書者余不及坡萬々而隣人時
時能請余書其賢於儋人甚遠之語蓋原於此也歟
儋叟總角之時訪梁蛻巖於赤石寓于其家數十日矣
當歸平安時蛻巖有贈言蛻巖集中所載送滕元琰
序是也其中有言曰勿慕曠達而棄彝倫勿恥藻繪
而廢大業儋叟朝暮誦此二語
儋叟性不好酒平生嗜糖菓吃之故儋叟之門無載酒
問字之人皆以糖菓而贈投之至晚年以食糖之多
果得痰塞之病焉
儋叟不好爲人作壽詩或人爲其親請壽賀詩於當時
諸名家以多得之而爲歡來亦請之儋叟曰子第能
賀矣爲人子者壽其親奚須多言
儋叟少年既學家庭又與齋靜齋名必簡字人禮安藝
人南郭之門人講說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後編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京師講究物護園學喜古文辭後悟其非經義一以朱子爲主確信其說矣文章專以歐蘇爲法又別出機軸晚年喜讀稗官小說尤精於象胥學云

儋叟厭薄時習之嘉隆七子之詩歌深懲芥其初年從事之屢語門人曰才生於學學不由才將作僞唐詩乎黃金鑄歷下生將作眞唐詩乎鐵鞭打歷下生爲首長爲奴隸在其人而已

儋叟常以其兄北海以歌詩風靡四方名聲喧傳於一時四方之士與之結交詩筒往來贈答唱和從遊之徒亦倣其所爲應酬不擇人虛稱空譽揄揚過實輕薄爲習而爲憂意甚不悅後北海撰著慶元以來詩爲日本詩選四方之士聞其舉請選擇者頗衆矣儋叟謂北海曰自家祖坦菴先生至今以奕世之業幸不墜家聲嘉稱於儒林經義專門不遑辨別漢宋折衷衆說而況我邦詩歌乎請罷之北海不能從其言

儋叟其業未盛時僑居桃花大宮西街固與兄北海異其趣旨不好博交當世又不欲以儒者被稱於人隣有賣粉店儋叟素不知其人其人亦不知儋叟果爲何等人居數日稍往來矣後大親敬儋叟其人好釣漁每有間暇一出三四十里若五六十里得魚而歸

必供於儋叟。其家設湯浴。則必先使儋叟浴之。蓋其人喜儋叟自僑居於此。四隣風俗自善。少年之輩。無遊花街柳陌者云。

福井之爲地。入冬雷雨雹作數次。而後雪下猛風亦常多矣。故士人使從僕擎長柄大油傘。奴隷之輩。能習熟之。遇猛風怒吼。雙手把持。以全力敵之。儋叟在福井時。其僕自京從。未嘗遇北地習俗。其臂力未任大油傘。往々爲風所奪去。故儋叟用常傘自持之。素不良於足。每風雨中出。左傘右杖。彼我相激。全身幾仆。泥塗衣服。不堪其勞。遂不得已。而若行遠者。著簑笠履草鞋而行。觀者皆姍笑之。儋叟曰。脫冠服而隱者。古既有焉。著簑笠而仕者。今以吾爲始矣。

儋叟平生好讀溫史。三十歲時。既讀世所謂三編通鑑者。十三回矣。自作批評爲娛。至晚年。積歲所記數十卷。拾掇其要。作十卷。曰資治通鑑批評。其所批評。盡出於人之意表矣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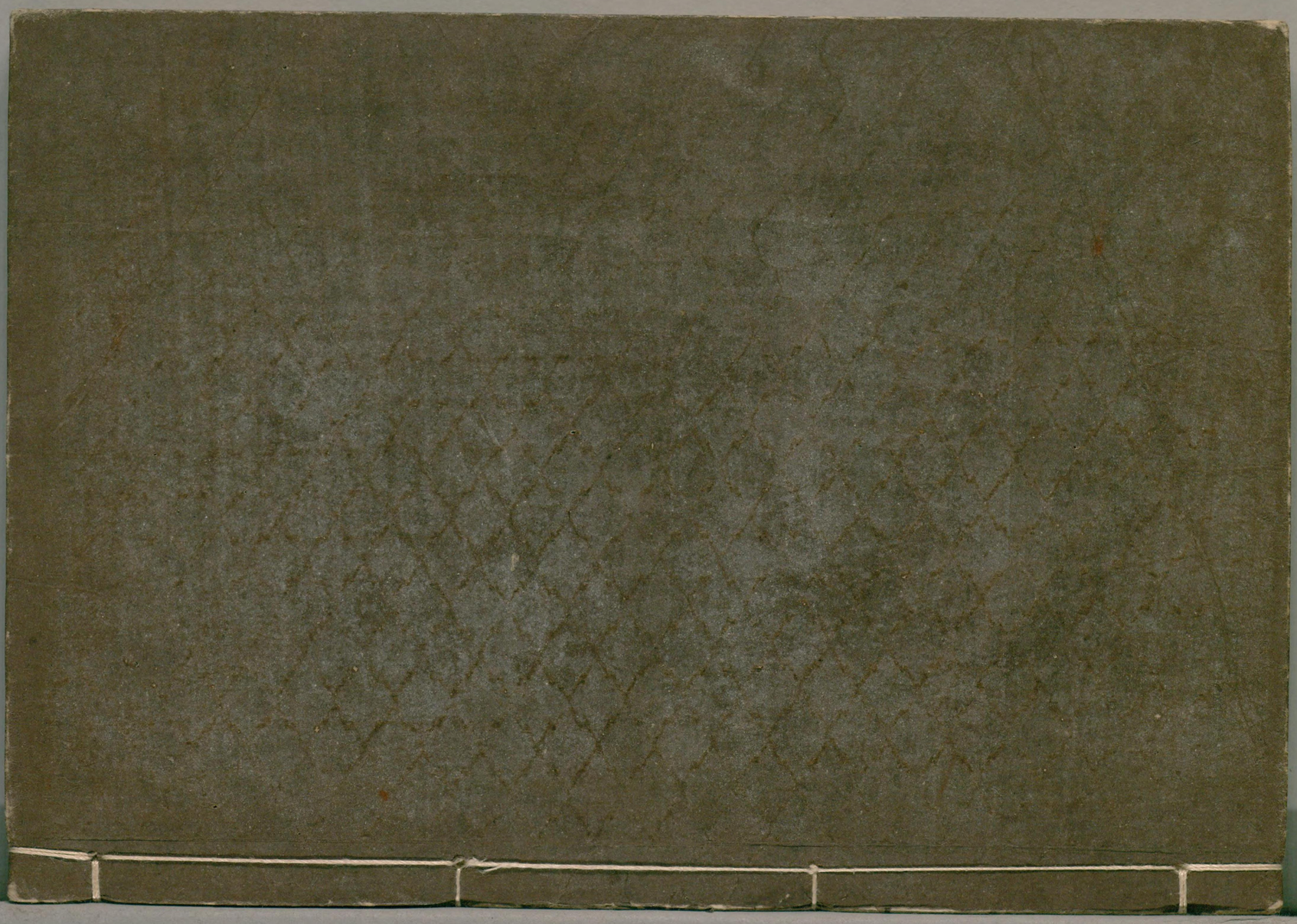
儋叟以天明五年乙巳三月二十三日歿。享歲六十七葬於京極大雲院。所著有五經旁訓。史記律。資治通鑑批評。五雜俎纂注。唐詩府。藝苑談。藝苑譜。孔雀樓筆記。孔雀樓文集。仝遺稿等。

卷之六終

839
8
12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後編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先哲叢談後編 8巻』　請求記号 839-12
ガラス使用